

郁达夫的《沉沦》与名古屋地理考（上）

高文军

两年前的2009年，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有着太多值得纪念的日子。人们首先当会想到的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那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发端；而在五四的那一批文化人中，还有一位不应被遗忘的重要人物——郁达夫。作为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坛上最早崭露头角的作家之一的郁达夫，也就是于1919年的暑期，结束了他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的学习再赴东京，并于两年之后，推出了他那惊世骇俗之作——《沉沦》，奏响了“中国新文学发端期的第一组强烈不谐和音”，留下一个个令后人永远也说不尽的文学话题。

九十余年，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不要说作家本人惨遭不幸抛尸异国，如今青冢黄昏中墓木拱矣；便是郁达夫生前身后，由于他的身世及文学创作的特殊性格，无数中外评论家对他的或褒或贬或深或浅种种研究、考察以及评论，汇集起来也足以蔚为洋洋大观了。其中，因《沉沦》既是作者出世成名之作，且最为集中鲜明地反映了作家的个性与创作风格特征，故倍受研究者们瞩目。在总体郁达夫研究的著作或论述中，有关《沉沦》的研究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沉沦》的写作背景，是日本的名古屋。而结合名古屋的地理因素，对《沉沦》进行考察研究的，除了日本的稻叶昭二以外，还不是很多。只要走进作品仔细阅读，就不难发现，小说中的地理因素其实举足轻重，绝非可有可无。并且，作为一个初涉文坛的文学青年，郁达夫在名古屋期间，生活体验与文学活动都十分丰富，并不只是单一倾向。因此，本文试图以《沉沦》的地理因素对小说主人公的影响为基轴，辅之以名古屋时期写作的旧体诗，多角度地考察一下名古屋时期的郁达夫，向曾经在此留下了青春足迹的作家，做一回心灵的祭奠。

本文打算分四部分：

- 一、有关“名古屋与《沉沦》”的先行研究
- 二、《沉沦》中地理环境对主人公的心理影响
- 三、《沉沦》——名古屋地理实况检证

四、名古屋时期的旧体诗与《沉沦》

篇幅有限，在本文的“上”里，只能就前两个问题略作论述。剩下的，则留待“下”文再作继续。

一、有关“名古屋与《沉沦》”的先行研究

在自己的追踪论述展开之前，我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将到目前为止，前人所做的有关调查研究工作，做一个简要阐述。这一方面是为了向此前的耕耘者们表达自己的敬意，因为没有前人们的工作，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几乎毫无可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对自己的懒惰与迟到表示惭愧的同时，表明拙论的意义：如果与前人们所做的工作完全一致，那也就失去了此次尝试的根本价值。前人们的先行研究既是自己工作之重要基础，也是使其独自性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

此项论述的主要依据，是日本的《郁达夫资料》。该《资料》最早作为“东京大学东洋学文献中心丛刊”的第5辑于1969年10月正式问世。后来于1973年、1974年又出版了《郁达夫资料补编》上、下册。最后是1989、1990年出版了《郁达夫资料总目录附年谱》上、下册。本论主要以最后出版的《郁达夫资料总目录附年谱》提供的数据资料为依据，做一个简单介绍。

1. 冈崎俊夫

冈崎俊夫是以竹内好为中心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日本最早的《沉沦》日文译本，就是冈崎俊夫翻译，作为《现代支那文学全集》的第二卷出版的¹。冈崎俊夫以其对郁达夫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理解，在当时的研究者中独树一帜。

1947年8月，冈崎俊夫在当时的《中京新闻》上发表了题为《郁达夫和名古屋》的文章。文章分上、下，分别载于8月3、4日第一版的“文化”栏。根据前述《郁达夫资料总目录附年谱》（以下简称《总目录》），这是日本学者言及郁达夫与名古屋关系的第一篇文字。

这篇文章并不长。“上”、“下”加在一起也就二、三千字左右。除了向读者介绍《沉沦》的主要情节，介绍了年轻的留学生在名古屋的足迹之外，最有价值的，是作者曾根据小说的描写，亲自前往实地——现在的昭和区“大喜”一带——所作的调查。小说中被描写得千姿百态的诺大一片梅林，到冈崎俊夫1946年左右去考察时，只看到寥寥几株古梅。文章最后，冈崎俊夫如此说到：（《沉沦》的）笔法还很幼稚，并未达到周作人所称赞的水平。但对其中所溢着的悲痛的弱小者意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无法仅仅一笑了之。不管怎样，这部

可称为中国新文学初期标识的作品诞生于名古屋这件事，对名古屋人来说，是值得记忆的。

冈崎俊夫发表在当时报刊的这篇文章，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日本人对中国新文学的认识。以竹内好为中心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与以前的日本汉学界不同，对中国的现代文学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关注。冈崎俊夫也是其中重要成员之一。就在这篇文章登载于《中京新闻》（名古屋地方报）之前不久的5月，冈崎俊夫刚刚完成了将郁达夫的传记作品《我的梦，我的青春》翻译成日文的工作²。在书的《译后记》中，冈崎俊夫说道：

作品里，充满了作为弱小民族的一员的悲哀和颓废。而这一切，在日本战败后的今天，才冲破心灵的堤坝，流进我们的心头。……曾几何时，我们还是带着优者对劣者的同情，倾听郁达夫的恸哭之声。现在看来，过去的认识显得何等生分与疏远啊。当时有谁会想到，自传中少年达夫的身影，不正是我们自己，至少是年轻时我们自己的真实写照吗？所以我希望，不仅仅是对郁达夫，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我们都能做一次重新阅读。

很明显，译后记和报上这篇文章，观念上基本相同，代表了日本战后亲近中国新文学的一种学术倾向。

另一点，是开启了对文学作品进行实地考察的方法论的尝试。前面说过，这是日本最早一篇考察《沉沦》与名古屋实际关系的文章。幸亏冈崎俊夫早在40年代年就去做实地调查，及时捕捉到并记录下一些现场信息。小说中的梅林，到后来连残株剩影也无从得见。人们只能从冈崎俊夫的文字描绘中，去想见沧海桑田变化中曾经有过的那一个瞬间景象。每念及此，今日的我们，又焉得不对这位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新文学的老一代日本研究者充满敬意。

2. 近藤春雄

冈崎俊夫之后，继续同一工作的，是近藤春雄发表于1950年7月12日《中部日本新闻·夕刊》的“时想”栏目里的《名古屋与中国作家》。

文章伊始，近藤春雄就说，正如日本的“松江”这一地名是经由小泉八云的文章而闻名于世一样，名古屋这一城市由外国文学家之手而向国外介绍的，据他所知，郁达夫是唯一一个。在其出世之作《沉沦》里，描写了自己八高时代的生活和心境。紧接着，近藤春雄就具体列举了郁达夫在名古屋时的三处住所，和梅林的大概方位。近藤春雄还说，小说中描写的青年留学生的愤懑与不平，反映了中国国民战败后（这里指甲午战争）的一种感情，令人同情。同时，小说中不时出现的对名古屋这一都市风物的描写，对名古屋人来说，读来别有一番亲切之感。

近藤春雄这篇文章很短，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郁达夫在名古屋时的三处具体住所，在1950年的这一时间段，首次被研究者确认并披露。因为文章篇幅有限，所以作者没有具体说明是如何确认这些地点的。但以后的人们，基本上都是以近藤春雄的这篇文章为主要依据，展开调查或进行核实的。

3， 稻叶昭二

稻叶昭二与伊藤虎丸两位学者，作为日本最早开始收集郁达夫资料并汇编成书的主要操作者而成为日本郁达夫研究的重镇，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据回忆，他们最早开始做郁达夫资料的搜集工作，是缘于1957年10月在名古屋大学召开的日本中国学会的年会上前野直彬先生的介绍与建议。1958年12月，二人自费发行的誊写版问世。这就是1969年第一版《郁达夫资料》的雏形。1966年，稻叶昭二第一篇个人研究成果《郁文拾遗》³发表，主要内容是搜集考查郁达夫留学时期的旧体诗作。这样的工作持续了较长时间，前后共有七篇左右的论文。直到1973年，他才发表了正面考察《沉沦》的第一篇论文：《〈沉沦〉考证初稿》⁴。1982年，以这些文章为主要内容的《郁达夫——他的青春与诗篇》由东方书店出版⁵，成为继小田岳夫的《郁达夫传——他的诗、爱与日本》之后，日本出版的第二部郁达夫传记作品⁶。

稻叶昭二的这篇《〈沉沦〉考证初稿》，是到此阶段为止，对《沉沦》的地理考证最为具体翔实，且内容颇为丰富的一篇。文章发表于《龍谷大学论集》第400、401合刊号。全文分三部分：（一），八高以前；（二），八高时代；（三），名古屋的地理。

在1971年8月的一次实地调查中，稻叶昭二与伊藤虎丸（广岛大学副教授）、柴垣芳太郎（龙谷大学教授）、及当地中京女子大学教授、名古屋市文化财调查委员芥子川律治同行，实地考察作为《沉沦》作品舞台背景的往日踪迹。收获最大的，是稻叶昭二发现了前述近藤春雄文章中提到的郁达夫当年住宿的一个具体所在。并且，当年经营小旅舍的木村兼次的夫人还健在，认出了稻叶带去照片上的人就是当年寄宿他家的留学生。在《〈沉沦〉考证初稿》的注释里，稻叶昭二还注出了门牌号码。时隔半个世纪以上，拨去茫茫往日烟尘，居然能够大海捞针般找到郁达夫旧居，实在是功莫大焉。

4， 斋藤亮

在为数不多的注重实地调查的研究者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是斋藤亮。

斋藤亮并不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更与中国文学无缘。他是名古屋市鹤舞中央图书馆的资深工作人员。在“名古屋乡土文化会”出版的杂志《乡土文化》第41卷第2、3号上，他发

表了题为《郁达夫〈沉沦〉考——〈名古屋的小说〉备忘录（二）》的文章，时间是1986年12月。

斋藤亮的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将《沉沦》定义为“由外国人创作的极为稀有的‘名古屋的小说’”接着，沿着小说中的情节演变，逐一对相关地点做出说明。斋藤的文章侧重于“名古屋地理”，对小说中出现、稻叶昭二的书中也有所涉及却并未充分展开之处，作出了比较详尽的说明。比如，在小说原作及郁达夫家信中，都曾提到的“广见池”，以及从“神宫前”前往筑港的电车、名古屋港、小说中最后饮酒买欢的南阳馆等地点，都引用各类资料，有着更为翔实的说明。

以上，是对四位日本学人就小说《沉沦》与作家郁达夫，而展开的与名古屋有关的地理调查与结论，所作的简略综述。他们各自所进行的工作，结论如何姑且不论，起码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我是想说，我们中国人中从事同样工作的人们——重视并借鉴的。一是对于像《沉沦》这样的名著，趁着时间的消逝还并不是太久远，及时地抓取一些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为后来人留下一些实证性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可贵的。历史的痕迹一旦消逝，就再也无可寻觅了。二是，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自古以来就是见仁见智，没有定说。除了评论者主观上发挥想象借助评论作品进行二次创作之外，如这几位日本人一样实证性的考察，对于拓展我们的思维并进而摸索出不同的路子，是否也具有其参考价值呢？

二、《沉沦》中地理环境对主人公的心理影响

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中国新文坛的特异存在，自从《沉沦》问世以来，对这一作品的读解、评论乃至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争议的焦点，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方面。特别是，小说本身所具有的浓厚的自传色彩，又使得人们很自然地将小说主人公与作者相提并论，说长道短，不绝如缕。

根据作者自己一贯主张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叙传”理论，将文学作品《沉沦》与作者郁达夫，在某种程度上等同视之，原本也合乎情理，并无大碍。又由于作者自己在初版的《〈沉沦〉自序》就说，“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一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一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所以，影响到不少后来的评论家们，或多或少的以此为本，对小说中的主人公做出自己的解读（直接反对“灵肉冲突说”的也大有人在，最早的当属成仿吾的《〈沉沦〉的评论》）。

只是，笔者发现，尽管多年来人们对于作家和作品议论纷纷，林林总总，但仍然存在着一些被忽略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作为小说中或作家自身经历中的客观存在，又绝非微不足道。日本学者辛辛苦苦所做的实地调查，不正是想从这些因素中，找寻一条理解作品、探访作家心灵的通幽曲径吗？为了证明自己将要进行的探索这些因素的工作并非突发奇想，更非无稽之举，我想先从作品入手，抓取一些理论上的依据。

1. 主人公的心理及性格形成，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前面说过，因为作家自己有“病的青年的心理”“青年忧郁病”“现代人的苦闷”之类的定论在前，后来的读者、评论家们有意无意间受其影响，各自做出自己的诠释与评说。可是人们似乎比较看重结论如何，有时难免忽视了过程的重要。这个过程，不仅在小说中具体存在，而且对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及性格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走进小说中去逡巡一番吧。

小说第四章，以倒叙手法叙述“他”一个人由东京前往“N市”（名古屋）。接近N市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天空渐渐儿的明亮起来。在车窗里向外一望，他只见一线青天还被夜色包住在那里。探头出去一看，一层薄雾，笼罩着一幅天然的图画，他心里想了一想：

“原来今天又是清秋的好天气，我的福分真可算不薄了。”⁷

抵达目的地后：

到学校近边的一家旅馆去一问，他一礼拜前头寄出的几件行李，早已经到在那里。原来那一家人家是住过中国留学生的，所以主人待他也很殷勤。在那一家旅馆里住下了之后，他觉得前途好像有许多欢乐在那里等他的样子。⁸

仅仅从这两段文字看，初到N市的“他”，分明是个清纯多感、对前途充满期待的向上青年，和人们印象中那个整日愁眉不展、郁郁于中怯怯于外的“青年忧郁病”患者很难统一。而这就是作者最初的“立此存照”。既是小说主人公的，也是他自己的。站在一个新的出发点上，即将走向一个新的未知世界时，他（们）曾经有过清新欢快，曾经跃跃欲试，曾经怀

抱对未来的憧憬，而并不是从开始就忧心忡忡的。至于后来百般抑郁，无法排解，最终走上绝路，那是经历了一个长长的发展变化的过程。我们如果只看结果，而忽视了过程，至少也是一种阅读的疏漏。

2. 地理环境因素对主人公心理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既然在上面我们强调，小说主人公的性格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那么，促成这一过程的因素有哪些呢？关于这一点，人们的说法各种各样，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忽视了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地理环境的因素。

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小说中其实是显而易见的。紧接着上面引用的那段原文，就有这样的话：

他的前途的希望，在第一天的晚上，就不得不被目前的实情嘲弄了。原来他的故里，也是一个小小的市镇。到了东京之后，在人山人海的中间他虽然时常觉得孤独，然而东京的都市生活，同他幼时的习惯尚无十分齟齬的地方。如今到了这N市的乡下之后，他的旅馆，是一家孤立的人家，四面并无邻舍，左首门外便是一条如发的大道，前后都是稻田，四面是一方池水，并且因为学校还没有开课，别的学生还没有到来，这一间宽旷的旅馆里，只住了他一个客人。白天倒还可以支吾过去，一到了晚上，他开窗一望，四面都是沉沉的黑影，并且因N市的附近是一大平原，所以望眼连天，四面并无遮障之处，远远里有一点灯火，明灭无常，森然有些鬼气。天花板里，又有许多虫鼠，息粟索落的在那里争食。窗外有几株梧桐，微风动叶，咄咄的响得不已，因为他住在二层楼上，所以梧桐的叶战声，近在他的耳边。他觉得害怕起来，几乎要哭出来了。他对于都市的怀乡病（Nostalgia）从未有比那一晚更甚的。

这一段文字，在整部小说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不仅如实地勾画出住所附近的环境、景色，而且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对未来满怀憧憬的青年，突然之间体味到孤身一人被置放于异国他乡陌生地时的严峻，遭受到的最初的心理冲击。从第一天的“他觉得前途好像有许多欢乐在那里等他的样子”一变而为“他觉得害怕起来，几乎要哭出来了。他对于都市的怀乡病（Nostalgia）从未有比那一晚更甚的”。一个近乎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而且，形成这一心理冲击的因素，很明显，纯然就是来自地理环境方面的，岂有他哉。当然，人们也许会说，仅仅因为四周的荒凉与黑暗，因为天花板的老鼠，因为耳边的梧桐叶战，就能使

一个人的心理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那他原本的性格未免过于脆弱了吧。这一点无须避讳。但也只有立足于主人公所处的所有现实环境，特别是客观的地理环境中，我们对人物的理解分析和评价，才有可能是更为贴近作品之真实从而是更具说服力的。

到目前为止，在众多有关《沉沦》的评说中，我个人认为，许子东先生1984年出版的《郁达夫新论》是论述坚实有力、见解独特新颖、说服力较强的一部著述。其中的《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一文中，对《沉沦》一书的成因有其独到的见地：

特别是留日的生活环境，更是他倾心文学的土壤。弱国子民的地位，发展了他的忧郁气质——这是《沉沦》的感情准备；维新以后的日本的社会空气，使他特别容易从反封建的意义上接受西方学说——这是《沉沦》的思想准备；他早年的诗词写作，已被人誉为“行家”或“方家”——这也是《沉沦》的艺术准备。……⁹

应该说，不拘于一点，多方位地道出一部作品的感情准备、思想准备和艺术准备，在当时（1984年）的学术氛围中不能不说是精辟之论了。然而，时至今日，我不无遗憾地想要指出，有关《沉沦》成书的诸多因素中，许子东和其他评论家们一样，忽视或者说遗漏了举足轻重的一个因素——地理的因素。

地理因素，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它们是在什么情况下，作用于小说的主人公或者是作家本人，从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力的呢？这就是下面想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了。

3. 地理环境因素能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有关地理环境描写的因素，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但恰恰是对于《沉沦》中的地理环境描写，我认为，是不可轻轻放过的。

首先，前面提到过，N市即名古屋，是“他”独自一人留学的城市。近百年之前的“留学”一词的真实含义，在当时国人心中，和现在意义上的理解，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比如说，同为浙江省出身、比郁达夫年长的鲁迅，就是在家道败落、别无去路的情况下选择了官费留学的。而对于他母亲来说，儿子出国留学，实在离光宗耀祖、立身出世的男儿正道相去甚远。“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¹⁰。鲁迅如此，郁达夫何尝不是如此。所以，仅仅是“出国”这个词语，即离开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熟土，走向完全陌生世界的地理环境大变迁，就足以使那些学子们未曾出门，先自在心头承受起“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的心理负担。初到日本，他是与兄嫂共居于东京。繁华都市，亲人同在，即使身居国外，也还有所依托。只有当他只身来到名古屋（其

实严格说起来都不是名古屋而是郊外)，独自一人打理一切时，“留学生”这一词汇所包含的所有意义所有分量才真正开始凸现。

其次，《沉沦》主人公“他”又是个对周围环境，包括地理环境极为敏感的早熟青年，具有与他人不同的心理特征。“早熟”一词，原为作者所用。言其“早熟”，一层意思是说主人公的敏感纤细内向。在别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景物，到“他”眼里，就能拥有无限丰富的内涵，见出许多难与他人言说的精妙。小说第一章里，有这么一段描写：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息索的一响，道旁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梦境打破了。他回转头来一看，那枝小草还是颤摇不已，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温微微的喷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了。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¹¹

这段描写，非常典型地表现出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之下，主人公的敏感内心对大自然些微动静的感受呼应。同时，这也是主人公的一个重要心理特征。敏感纤细如此，感受丰富如此。哪怕置身于同一环境，他的这一心理特征就决定了，他从外部环境所获得所攫取的，要比别人多得多丰富得多。但同时，当外部世界的一切成为负面因素时，他所遭受的心理冲击，他所承受的心理负担，又将比其他人来的强烈得多沉重得多。

“早熟”的另一层意思，还包括了一个人心理发展不成熟，或者说不够健全的因素。由于早年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原因，使得他的心理基质，没有达到正常人的成熟程度。在他充满梦幻的内心世界里，缺少对未然因素的预知与应对能力，不会像一个成年男子那样坦然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这其实是一种极为可贵的诗人气质。但也正因为这诗人气质，在别人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通过他的心灵滤化器来感受，却有可能放大、强化了许多倍，因而成为极为强烈的撞击因素，使他受到伤害，使他颓唐，使他走向反面。

综合起来，我们的主人公，是个比别的任何人都更为热爱人生热爱自然，在心理不设防的状态下，时刻准备全身心地拥抱未来的青年。唯其敞开心怀想要全身心地投入全身心地拥抱，又唯其过于充满诗意充满梦幻，所以，现实世界的种种因素，包括周围地理环境的因素，对他的冲击，就来得格外强烈。换言之，只是在作用于主人公的特殊心理特征时，看似平常的地理环境因素，才发挥了非同寻常的影响作用。同为日本留学生，鲁迅能够咽下难喝的芋梗汤，能够面对冬日的蚊子用衣服裹住脸部只留鼻孔呼吸从而使自己安睡；而郁达夫的“他”，

却在四周一片黑暗中在天花板上的鼠窠声和梧桐叶语中几乎放声大哭（当然，不可否认这里有纪实与文学虚构的不同）。所以，鲁迅的研究者们大可不必去考证“芋梗汤”究为何物，也不必去考证仙台为何冬天还有蚊虫。因为他的处之泰然；而郁达夫的研究者们，却不应该完全无视或忽视名古屋的地理环境。因为，宛然一个看不见的登场人物，它处处左右着主人公的性格与命运，发挥着无可替代的角色作用。

在上述叙述中，我还只主要攫取了一、两个断片为例。其实，小说中类似的描写与表现随处可见，举不胜举。下一部分，我就打算以小说的情节发展为线索，对名古屋的地理环境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描述，从而向着探寻地理因素对小说主人公所产生影响的研究目的接近一步。另外，还打算进一步以名古屋地理为基盘，跳出小说的视野，从郁达夫写于此时期的旧体诗中，从别一角度寻找作家的心灵发展轨迹，力图还原出一个更为真实、立体的作家写真。但这两部分，为篇幅所限，就留待“下”回分解了。

1 《现代支那文学全集》、東成社、1940年4月。

2 《わか夢、わか青春》、宝雲社、1947年5月1日。

3 《郁文拾遺（一）》、稲葉昭二、《龍谷大学論集》第382号、1966年11月25日。

4 《〈沈淪〉考証初稿》、稲葉昭二、《龍谷大学論集》第400・401合併号、1973年3月20日。

5 《郁達夫 その青春と詩》、稲葉昭二、東方書店、1982年4月20日。

6 中文本：《郁达夫传记两种》、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6月。

7 《郁达夫全集·小说（上）》、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p53。

8 同注7、P54。

9 《郁达夫新论》、许子东、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3月、p62。

10 鲁迅、《藤野先生》、《朝花夕拾》

11 同注7、p40。